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五

候官 林喬蔭

師田

成周之制兵出於農司馬雖以掌兵爲官而所掌者征伐之權校閱之法其兵之尺籍與夫徵調施舍之政令皆統於司徒以司徒者教官兵未可不教而戰也且吉凶賓嘉周皆禮事而軍亦爲禮掌之以宗伯則其所以爲教者又不獨恃司馬之能校閱也所以其兵可勝可敗而不可使爲亂春秋時舊制已隳而觀兵者因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因輕而無禮而決其必敗謀置元帥猶推說禮樂敦詩

書者用之故國亦以之而久長後世一切出於召募戎政遂立專官與禮教之職不相涉惟恃夫校閱之功而所應募者非犯法無賴卽游手之徒强者驕弱者惰皆不可用然則以禮言兵豈經生之迂論哉

周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其別有五曰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夫大均大役大封乃司徒司空之事而亦屬之軍禮者何故秦氏謂建大事起大衆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律此固足見先王馭衆之權然但以軍法制之亦當掌於司馬而掌以宗伯則知其維之以禮而非

徒繩之以法故其衆不可使亂亦不能使散也蓋國猶身衆猶手足而禮猶血脉貫注其間以禮行法則如手足之惟人所使無不如意故以之禦侮者兵而以之應差徭供營繕者亦卽此兵後世之兵專事操防差徭之人別謂之夫營繕之人別謂之匠分而用之猶多牽掣以舍禮任法非血脉之自然乃強使之運動也所以五者皆屬軍禮而大宗伯掌之若但使之紀律嚴明則平時校閱之功亦但能使手足之不痿痺而已豈能滋培其血脉乎

儀禮闕軍禮而周禮夏官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文亦皆不具故卒乘之制戰守行陳之法不得而詳今

案戰國以前井田未廢溝洫備修當時所謂軍者未有騎士惟車兵徒兵二者而已車兵即甲士徒兵即步卒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而統隸於軍司馬其用車徒之法則見於大司馬之言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葢山林險阨之地非不用車然車兵究不若徒兵之便捷故以人為主則車少而徒多平原曠易之地非不用人然用徒兵究不若車兵之足禦衝突故以車為主則車多而徒少且不獨人數有多寡而已即車制亦異考工記車人職云行澤欲短轂行山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即易野之謂山即險野之謂此其因地制宜必酌劑於臨時非可預定

爲成數所以地官縣師云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夏官司右亦云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比其乘明將用之時視其地之險易而合車與人分配其宜多宜寡之數使每乘有一定之人數則固無待於將有軍旅之時始受法於司馬而比其五人之爲伍百人之爲卒矣是則此之所云卒伍乃以人配車而成卒伍非若小司徒所云會萬民之卒伍者專指人數也配之之法其詳必具於輿司馬行司馬二官東遷以後典章闕佚遂不可見而齊之穰苴據所傳聞附以已意著司馬法正與漢博士之作王制同彼徒見一甸有一成之稱遂疑出車之

法即成於此故謂甸出一乘不知法成於甸非始於甸經言邱乘亦言卒乘則乘出於邱非出於甸卒爲一邱所賦之人乘即一邱所賦之車然彼旣徒得之傳聞未嘗其實但見卒乘多連稱者故復疑車數有一乘即人數當有一卒且亦見有時用長轂而甲士少有時用輦車而甲士多有時用長轂而步卒多有時用輦車而徒兵少不知其多寡之故視乎險易有臨時酌配之法漫以己意測爲經常之徵額曰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又曰輦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而又不能自言二法所以不同之故但曰

長轂一乘句之所出革車一乘成之所出而已其爲附會
囬據之言漢儒如劉向大小戴卽知其非周官之司馬法
故不援考工記之例附於周官亦不援夏小正月令之例
入於禮記也乃自四司馬之文既佚而鄭康成以下言周
禮者輙據其書然亦不能究其二法所以不同之故則强
爲之通以爲畿內鄉遂畿外邦國異耳夫先王體國經野
何所分於內外而不均若此顧自諸儒旣沿襲茸之謬而
諸經之義亦遂多滯礙如詩采芑云其車三千鄭氏以爲
一車七十五人則千乘已足六軍之數此言三千是宜王
承亂羨卒盡起孔穎達據其說以推算謂萬有二千五百

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爲二千五百乘夫羨卒盡發倘不足三千之數固與詩言不合況羨卒盡發將百里以內遂曠然乎故秦氏通考知其不可信以爲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斷非六鄉所能供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然諸經皆云六師常武之詩爲宣王親征而作亦唯曰整我六師而已今命方叔反三倍其衆必無之理若謂用兵之多寡無定則大司馬制軍

之法不應云王六軍若謂實只千乘詩人大言之以鋪張軍威之盛則不應確舉其數一言之不已而再言之而三言之也然則三千者何曰其車耳王畿出車萬乘用其十之三亦非爲盡發而人數則仍是六軍此葢以車爲主者以七萬五千人配車三千乘計一乘爲二十五人合之卒伍亦可合也由此推之凡經之言車乘之數只是言車不該人數以人數則一軍爲萬二千五百人王用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有其常法車數則野有險易取酌臨時以配其人故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車自車徒自徒若如諸儒說每乘必七十五人則千乘爲七萬

五千人已足六軍之數而三萬則又不足於三軍矣左傳鄭公子歸生敗宋師獲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亦車自車人自人若如先儒說必七十五人爲一乘則既獲車四百六十乘所俘者當有三萬四千五百人矣今四司馬之文雖不可見而縣師所謂會車人之卒伍大司馬所謂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者固鑿有可據何必惑於穰苴之言謂乘必七十五人六軍必千乘哉

兵出於農則平居時無一兵也有事始制之爲軍是出於臨時者故司馬之官云掌邦政不云掌邦軍正見平居固無軍之可掌矣所以天地春秋四官其序官法首舉其官

所屬之人數創及衆官之分職者惟夏官之文獨異於大司馬所屬人數下未及衆職先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葢因制軍爲臨時之事非常法故不入正文大司馬之職掌中而次於此此薛氏平仲乃謂因軍旅大事規畫當早正之故則邦治邦教邦禮邦刑孰非大事規畫豈不當早何獨於此與其文乎然則此所云王六軍及小國一軍之

等卽指有事制軍之時言之非平日之軍額葢王畿百同除公卿大夫采地外餘四之一有二十五同以五家一井家出一人計之可得一百二十五萬人皆可爲兵而有事之時惟用七萬五千人制之爲六軍故詩書所稱皆云六師孟子亦有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之語所以爲窮兵黷武之戒非若後世之兵動以數十萬稱也然一處有事則制六軍以應一處之用事畢仍散則司馬所掌究無一兵故司馬之掌兵亦暫焉爾其或一時之間數處並有事皆須用兵則亦得並制六軍以應數處之用故雖暫掌而不得不立專官以董其事其所制之軍卽於一百二十五萬人

中均其勞逸此所以地官又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而大均
恤衆之事屬諸軍禮又非若後世兵有定額一遇多故則
左支右絀常苦不給而募勇敢赦罪徒閱丁口括逃戸紛
然行一切之法也自諸儒誤認六軍唯出於六鄉以六遂
爲之副一似軍有常額者則無論六鄉之民常覩烽鏑遠
垠不見兵戈先王必無此不均之政即一正一副亦止有十
二軍卒遇多故何以足用於是鄭康成不得不爲羨卒盡
起之説而賈公彥疏周禮則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
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
乃徵兵於諸侯孔穎達疏春秋亦云古者用兵天子先用

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果如其說空國盡徃而不足乃他有徵發則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百里之內曠然無人先王慮事亦決不若是之疎也而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輩則皆以爲六軍唯備居守卒有四方之事皆是調兵於諸侯而畿兵不出然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諸官亦並見起軍旅之事詩之所咏如南仲方叔之倫將兵征伐者尤不一而足又安得謂畿兵全不外用乎此其紛煩辨說總在誤認六軍只出於六鄉而所以必謂六軍只出六鄉者則以小司徒言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詳

陳其法而獨須於六鄉又下文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鄉有萬二千五百家軍用萬二千五百人足見六軍之出於六鄉不知六鄉近而屬於小司徒故比法自小司徒頒之而小司徒又云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則自國中至都鄙同一比法可知故大司馬直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不復有鄉遂都鄙之别也且周官諸職各有所專主之事亦各有其所兼司之事故文之詳畧不同所以鄭氏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注遂人云遂之軍法如六鄉賈氏謂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是已孔氏疏禮記坊記亦

據鄭匠人之注謂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是諸儒固明知其可以相通而猶必曰六軍只六鄉所出六遂副之而已何其執而不化乎且其說有必不能通者鄉大夫之職云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夫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此等多在國中爲居既與老疾者同免則所謂六鄉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得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亦是大概之詞茍所當舍之數浮於所羨之數則不得有六軍矣疏家亦謂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於公邑既千乘之賦可取足於六遂公邑何以六鄉

必常有六軍不得均其勞逸於六遂公邑乎以此益知六軍之士不必定屬六鄉自六鄉以至都鄙無事皆農有事皆兵無所謂正亦無所謂副也至於徵兵諸侯則周禮並無其事葢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如有犯九伐之法者或親征或遣將皆以六師行其威權足以震服不待助力於諸侯其諸侯受弓矢鈇鉞之賜得專征伐為方伯連帥者亦不待王命而自敵王之所愾故謂之專左傳言成王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足見其命於平時遇有不道之國卽自行征討非謂王親征而彼以師從王遣將而彼以師會也然則王之親征與遣將直是王師自出不

謂諸侯春官典瑞考工玉人所謂牙璋以起軍旅卽用之畿內以調畿兵也先儒於大宗伯所言時見曰會不知其爲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禮別詳朝聘而見大行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之語遂謂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卽九伐之法若然則旣無常期何以謂之時見時會且爲壇而已非有過都越國而大祝職云過大山川則用事卽爲壇國外亦不必曠日逾時而賈師職云凡國之儥賣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歷觀諸職所載會同之事皆與軍旅行役相通則自是十二載巡守而會方岳非爲壇於國境明

矣車攻之詩言會同有繹而篇中但及田狩之事何嘗有一語及討罪哉周禮旣無徵兵侯國之文則章氏陳氏謂畿兵不出有事皆調兵於諸侯者固非而賈孔所云畿兵以次遞發不北乃及侯國亦無稽之說也

制軍之法自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是以五積數故兵謂之伍其又謂之卒伍者卒乃百人之稱起於五而成於百故以之比人而人數齊以之比車而車數整也先儒謂車一乘必旬之所出而一車之人數亦必以七十五人爲定則與制軍之法五人爲伍等不能無參差故孔氏書疏不得已而爲之說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

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陳氏禮書因謂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車千乘矣然以此言六軍用千乘三軍用五百乘猶不甚失卒伍整齊之法若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則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據其配割之法將此畸零不滿一乘者寧去其人以不足軍

額挪去其車以不足車額乎卽如秦氏說謂或以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然此所畸十之五者又何術以補之乎夫旣知元科出賦之數與臨時配合之法不同而猶必執司馬法每車七十五人爲不易之律何哉

六軍之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康成謂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薛氏衡則謂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

之將即六鄉之卿餘亦即州長等職因識鄭氏既言六鄉之吏兼官復言選於六官蓋無一定之見今按六軍之衆皆畿內鄉遂公邑之民更番爲之非必皆出於六鄉則軍將亦何必定用六鄉之吏果如其說則比長固是下士此何以但云伍皆有長不著其爲下士乎蓋以七萬五千之名數與畿民均其勞逸則徵發之際或取之六鄉或取之六遂或取之公邑隨時制宜既非一定而所用之地有險易則車人多寡之數其配合又有權衡然數皆以伍起則不拘其爲鄉遂爲公邑而所爲五人之伍任之險地易地仍皆聯合無庸分割此五人者即同井五家所出之人也

其平日爲吏治於五家在鄉曰比長在遂與公邑曰鄰長皆此五人所素信則當出軍之日仍使之爲五人之長以聯屬之但鄉之比長爲下士而遂與公邑之鄰長則皆無爵故渾其文曰伍皆有長不復著其爵也賈疏以爲衆多官卑故畧亦誤自伍以上則須視地勢之險易以配車人之多寡假如一兩所統二十五人而險地則車兵少而徒兵多易地則車兵多而徒兵少勢不得不有所分割以爲配隸雖此軍士或同出之於鄉或同出於遂與公邑而既經分割配隸則不必皆一閭一里之人人非一閭一里卽不必仍其閭胥里宰之舊吏是自兩司馬以上皆特置之官謂之司馬者

正以一兩之中卽有車兵徒兵做於平時之輿司馬行司馬之所爲者至卒則車人之配合皆以百成故仍從起數之稱謂之卒長焉夫自兩司馬以上皆特置自必擇才德可任者爲之果其可任則取之鄉遂都邑之吏可取之六官之屬亦可雖爵秩或不相當而軍爲有事特制之軍官爲軍輿特置之官則其人亦可因領軍而特進其秩盍爲軍將卽命之爲卿爲師旅之帥卽命之爲中下大夫爲卒長兩司馬卽命之爲上中士使必拘其平時之秩則師帥以下大夫士固不乏人其軍將六人取之六官之長將因軍旅而曠職取之六鄉之卿亦因軍旅而曠敎且若六師

既出復有軍旅之事又安得六卿以爲之將乎然則薛氏之說固誤即鄭義亦未盡可通葢有事而後制軍軍非常設則將吏亦非常員軍興而特置之罷則仍還其本職所以軍將以下祗附見於制軍條中不與軍司馬等並列於序官爲大司馬所屬之員數也王華氏泉謂六卿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爲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葢擇於司寇司空及六鄉之卿大夫爲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於司馬此說亦未深考之誤葢司馬所掌者軍之法制戒令非必出軍之時皆爲主將觀常武之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是以司馬

爲一軍之將所統者一軍之師旅以下故以戒我師旅爲言其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乃是主將總統六軍然主將王親命之軍將則謂尹氏以命之事權之輕重亦由其才德之所勝豈必以爵位之崇卑爲軒輊漢高祖猶能拜韓信爲大將則先王所以命將者可知矣

周禮夏官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四職之文皆闕鄭康成云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復識其數者竊謂典章之廢墜秦火以前已經再厄盖自犬戎之難平王東徙故宮已付黍離當時圖籍想亦未能無散佚

者魯為周公之後其先人之手澤猶有存焉故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韓宣子來聘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其他諸國之不能備有書籍可知即或受封之初有頒自王朝者而强侯僭辟又皆惡其害己而去之是以司馬遷作史記直云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則書之亡闕者不得專咎於暴秦之一炬矣此四司馬之亡恐亦由羣侯力政爭以富國强兵為務見其文之所載軍賦之法卒乘之制與夫戰守行陳之宜皆迂曲而不便於己故隱沒其文未可知也李氏嘉會乃疑為兵事尚密不宜載之於書之故夫

先王用仁義以伐暴亂豈必有權謀詐術如後世兵家之言不可以示天下者即謂用兵之時此以他官兼權故其職不見則用兵之時所兼權者軍將等官此四司馬為夏官之貳考殷常設之員豈無其職王氏次點又謂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不備官皆先王不欲觀兵之意此亦非是大司馬之文既具存之此之所裁度亦與彼相類況散見於他職者軍旅之事不厭其繁何獨秘之於此也哉

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

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與大司徒小司徒遂人所言授田任人之法皆合鄭氏必以此爲侯國之賦誤矣（詳具田賦）但授地任人之法既詳於地官而復見於此或遂疑大司馬亦主田賦之事不知此所令者令之於田獵以習武備故先於四時之田之首言之蓋小司徒所掌之法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之所令只言其可用者家三人與二家五人家二人而未云家一人則正田而竭作之事然所謂竭作者非謂自鄉遂以至公邑凡家有幾人盡致於司徒以聽司馬之令於田獵果爾則盡室以行且有離王城遠近之不同固不

勝其煩擾即所萊之野亦不足以容亦非謂大司馬所帥以田獵者只是就近之民與六遂公邑無與果爾則辨號名之用亦不應有縣鄙家鄉諸目盍大司馬所帥以田獵者亦制為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然他事用此七萬五千人或取諸鄉遂或取諸公邑皆是家出一人唯田事制軍其七萬五千之數則不拘此例凡家有可任之人或三或五或二皆須盡出但用以制軍之七萬五千人亦是更番為之其餘人不在軍數者各使其所治之吏就近田獵則大司馬所親帥者雖只七萬五千人而通行此令使鄉遂公邑凡可任之人皆田者實大司馬之令而大司馬之令之

法亦唯是以地與民制之焉耳起徒役爲地官之事故無過家一人之法載於小司徒敎田獵者夏官之事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一人之令大司馬掌之言各有當也

大司馬敎民四時之田皆平列陳如戰之陳則成周時自別有陳法而今不傳惟曲禮有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云以此四宿爲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象天帝也孔疏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但不知何以爲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招搖北斗七星北方居

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士卒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秦氏通考據左傳有鵝鸛之陳兵書言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則朱鳥等皆是陳法崔靈恩言軍行所置旌旗畫此四物其說淺陋非康成意方氏復以爲此卽古八陳法握機經四維方而主靜正兵布陳用之四正員而主動奇兵制勝用之曲禮只主出行之時故專据龍虎鳥蛇員而主動者言之其四維方而主靜者不言可知此其爲說覩疏爲密然必謂非畫於旌旗之上則但爲四方之陳而已何以見其爲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而欲象此四物究以何爲之亦不能言其實也竊謂四者固是陳法而司馬以旗致民乃平列陳則當其布此四方之陳以象四方之宿卽畫此四方之獸以爲標識未爲不可而招搖在上亦是主將所執之旗畫北斗七星以指麾軍士象斗杓之指四時法以象天帝爲言非也且在上亦非在旌旗之上葢謂主將在車上指麾以作士氣耳然此旣是陳法則首句行字當是行列之行不得訓爲出行若以上文有前有水則載青旌等語是言師行則行之一字宜屬於彼文之上不宜屬此矣

周禮行軍不見聚糧之事或疑地官遺人云凡師役掌其

道路之委積委人云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廪人云凡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挈壺氏亦有挈畚以令糧之語是卽所以給軍食者不知非也葢兵出於農糧卽其所自備費誓言峙乃糗糧詩公劉言乃裹餱糧乃者汝也指軍士而言知其所自備所以周禮太宰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而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亦不及軍旅孟子述衰世之政始有師行而糧食之言足徵盛時之不然遺人諸職特以供軍中之官吏僕至於兵甲馬牛亦卽井地之所自賦出車一乘卽備有其物無煩仰給於公家孔氏疏坊記乃曰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

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盡皆是國家所給因據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質人職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職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知其爲國家所給秦氏通考據之以爲孔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所說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者祇就鄉遂而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

又小雅我出我車於彼牧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

各十里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而毛傳解為出車就馬於牧地知車為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此亦因鄭氏為司馬法所惑而沿其誤謂六軍必出於六鄉而家一人之法視成之三百家出三十人甸之五百七十六家出七十五人皆為特重則不得不有以均之不知先王以田制賦本無所謂鄉遂公邑都鄙邦國之殊今案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職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此軍之發於六鄉者也鄙長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里宰云掌比其邑

之兵器以待有司之政令此軍之發於六遂者也縣師職云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職云若有師田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此軍之發於公邑者也雖其言詳畧互見而既有人徒即有車乘既有車乘即有馬牛戈楯若必給之於公家則平日所練習者爲何物若平日以私物自爲練習臨時則受之於官則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何以克敵致果乎然則馬牛兵器不拘鄉遂公邑皆其民所自具而孔氏所引巾車諸職則亦以共軍中官吏之用蓋自伍長

以至軍將六軍約一萬八千餘人此等所需車輦戈楯弓弩甲兵之類既未嘗具之於平日則出軍之際不得不受之於公家但伍長帥用其鄉遂公邑督治之吏則其所需之物亦得具於平時以待有事乃帥而至是公家所給亦祗自兩司馬以上凡三千餘人所需者耳是以巾車司甲司兵司弓矢諸職府不過四人徒不過八十人工不過百人使必如孔說六軍之類既必取之六鄉而物皆官給以七萬五千之衆益以將吏不知巾車諸職何術足供其用乎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

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先儒謂此數事皆舉行於將出之時孔氏正義又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其禮在類宜造禡之前今案本文言禡於所征之地明是已至而後祭則非與類宜造爲一時之事可知葢王者之師奉將天討故首類上帝而行軍之法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故於將出之時先宜社造禰小宗伯乃得奉之以立軍社載主車此三者以次而舉於師行之前至其所征之地乃行禡祭以禱戰勝其事之序如此此經文固甚明也若其又云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者乃是總言出征之事以爲其始之出則受命於祖其終之歸則受成於學受命於祖卽上文所

云造乎禰受成於學卽下文所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也葢師行必載遷廟之主而所謂遷廟王者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祔禰而遷之於太祖之祧今將載之以出故告於禰廟而迎其主於太祖之祧以其所告而言故王制云造乎禰而其主在太祖之祧則迎之必就乎祖廟故周官太祝言大師造於祖則前祝各據一處言之則此之受命於祖卽與造禰爲一時事造至也至禰告其事至祖迎其主也秦氏通考謂太祝之造徧祭七廟尤不足信觀曾子問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亦但是祖禰而已安得有七廟徧告

者然此主以其出於太祖之祧故得稱爲祖書所謂用命賞於祖是也以其先告禰而後迎之故亦謂之禰文王世子所謂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是也實則並非祖禰正名之但可謂之宗肆師所謂凡師甸用牲於社宗社即軍社宗即此所奉之主車宗者尊之義也至其云受成於學成即成功成事之成魯頌有在泮獻馘在泮獻囚之語與王制合明出師討罪今罪人既得則其事已成其必於學者明征伐所以輔乎禮樂非徒尚威武也自先儒誤以數事並舉於將出之前宋史遂以禡祭爲出京前一日行之秦氏通考亦因其誤而至所征之地反無此祭至以受成爲定兵謀

則經典並無可考宜後世亦未有從之者矣

田獵之名據左傳爾雅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與大司馬職所載同惟公羊以爲春苗秋蒐穀梁以爲春田秋蒐蓋傳聞異辭各就所知爲說耳惟是王制言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公羊傳注及春秋緯皆謂夏時不田穀梁亦有四而用三之說與大司馬所載不合鄭康成因謂緯書孔子所作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孔子欲改周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此求其故而不得而妄爲穿鑿者案大司馬文春蒐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秋獮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旗仲冬大閱

之禮益詳而但云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不及王與諸侯者非謂其已著於春秋二時以特設有司常一官於大閱之時贊司馬頒旗物固詳載之矣唯夏苗辨號名之用不見天子諸侯則知公羊緯書所謂夏不田者正是周制葢指天子諸侯而言觀王制所云歲三田者亦屬於天子諸侯之無事益可信矣惟天子諸侯夏時不田而大司馬主於敎民因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隙寧夏獨無然其禮以大閱爲最詳則亦所以順天時而體王心而月令所謂孟夏驅獸無大田獵者亦正是周制曰驅獸明有夏苗曰毋大田獵明天子不出異於三時之親

出故不得爲大也且先王之制禮其意更有深者夏苗固爲驅獸而行軍之事常有露宿及夜警非豫習之不可也而三時皆非所宜因於夏爲之以教芟舍而辨夜事此正聖人制作之妙用然天子諸侯所以夏不田之故亦從此可識矣國語周語云王治農於藉捜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亦不見夏苗之事是知其時天子不出

殺人之事不可試故因田獵以講武春秋之時列國兵爭始有不因田獵而治兵大閱者後世兵非農出愈不得不專立簡閱之法矣故秦氏通考於軍禮分田獵與校閱爲二門亦因古今異宜之故但其引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之語爲後代校閱之所昉則非是葢田之爲名本爲驅禽獸之害稼穡者春夏秋三時農事所急而乘其隙爲蒐苗獮以除其害是田獵卽所以務農故曰三時務農冬則農事已畢此時之狩直是講武故曰一時講武非蒐苗獮狩之外别有所爲講武也至月令孟冬之月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是王居明堂之禮天子六年一至東都居之其禮皆異於西京西京之大閱以仲冬此以季秋然季秋之致田獵未必圖境皆至則有未與於王之親教者因於孟冬命之使其自率所屬以講武而所以命之者亦命其以田獵爲之故季冬復申之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先王之世未有不田獵而徒行講武之事者也若仲冬之飭死事則直是葬埋死者之事葢順天時固閉之意猶孟冬之言飭喪紀鄭注謂飭軍士戰必有死志殆未必然秦氏皆據以爲校閱與田獵分之證不足信也

周禮山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秦氏謂澤中之獵不見於大司馬春秋內外傳所載如棠觀魚濫於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殆多然地官山虞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則其事可以意會其從畧者殆以周官之時舟師未備故講武亦詳山而畧澤

歟案秦氏此說是誤以澤爲川謂澤之田乃習水戰之事不知澤者藪也詩大叔于田三言叔在藪曲禮亦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明三時之田皆得於澤葢古田獵多在藪澤之處故爾雅特載十藪之名魯有大野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獲麟是也晉有大陸定元年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是也楚有雲夢昭三年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是也宋有孟諸文十年傳宋道楚子田孟諸是也鄭有甫田車攻詩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然則古人之田皆在澤多而在山少以山之地險阨不若澤之平曠也大司馬言虞人萊所田之野而未別其爲山爲澤下文云險野

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卽山田之野易野卽澤野葢通
二者言之而所謂虞人亦是統指山澤之虞若棠及㴱淵
乃是取魚之事與田獵何涉秦氏據之反謂周官講武詳
山而畧澤誤矣

大司馬中春敎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自王執路鼓以下
至公司馬執鐲皆所以爲軍中步伐之節故下文言以敎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卽令其聞聲而知其所宜也但
公司馬杜子春謂是五人爲伍伍之司馬鄭註用之然伍
長無爵安得有司馬之稱鄭剛中謂其職至卑其名乃同
於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亦是附會注說旣伍長得稱司

馬則何不直云伍司馬而係之以公平案序官之文有云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
也卽王之司馬則此亦應與彼同葢伍長所屬五人其勢
至近而職至卑亦常與士卒共聽號令未必卽有所執以
號令於人且鐲以節鼓豈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　於
伍長之鐲以爲節竊謂公司馬卽大司馬以別於兩司馬
故加公字此敎振旅則所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卽
大司馬當親敎之而本文惟見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而
已此外司馬並無其事而以旗致民布陳三時所同則所
以敎之知不在是惟執鐲以節鼓則鼓依鐲以爲節而士

卒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亦卽依鐲以爲節是司馬所以
教振旅之法也至仲冬大閱經曰中軍以鼙令鼓則執鼙
者中軍之將非旅帥也曰鼓人皆三鼓則鼓者鼓人之事
卽鼓人職所云以鼖鼓鼓軍事者不特非王諸侯親之亦
非軍將師帥旅帥等也葢是時鼓人司鼓而司馬振鐸以
通鼓而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統稱爲羣吏則皆
執旗而作之弊之若其鼓行鳴鐲鼓進鳴鐲鼓退鳴鐃鼓
之旣皆是鼓人而鐲鐃之鳴亦皆是司馬葢鼓人惟主於
讙以立動而通之節之止之一出於司馬亦司馬之所以
爲教也先儒不察並以教振旅時王執路鼓以下仲冬之

大閲亦然因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師帥旅帥振鐸爲兩司馬鳴鐲爲伍長鳴鐃爲卒長夫伍長至卑乃尊之而稱爲司馬中軍之將師帥旅帥至尊反卑之而稱爲鼓人已顛倒不倫之至況如其所說固有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在內亦得目之爲鼓人乎且前云旅帥執鼙今云中軍以鼙令鼓豈旅帥必在中軍而中軍之長止是旅帥乎此其說之誤謬固顯然者然諸儒不能辨證注疏之失反從而附和之致本經之文自成矛盾如鼓人職明言以鼖鼓鼓軍事而敘振旅之文乃曰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鄭康成謂侚之於諸侯鄭剛中亦謂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衆

不必自執軍中之事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倘之於諸侯王志長則謂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桴鼓之事上煩天子故代王執鼖鼓以鼓軍事今考鼓人所掌六鼓曰雷曰靈曰路曰鼖曰鼛曰晉此只見其三而師帥之提旅帥之鼙並不在六鼓之內則此之所用與鼓人無涉可知且田獵之時未必諸侯常在則此所說諸侯執鼖鼓者亦以諸侯自居本國於春蒐之時用此鼓耳蓋四時之田惟冬專主於教戰故國語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語則鼓人之所謂軍事亦指冬之大閱而言所以然者春教振旅辨其鼓鐸使其習之於耳秋教治兵辨其旗物

使其習之於月夏教茇舍辨其號名使之習其所屯一時只習一事冬乃合之始正其爲軍事而以鼓人司鼖鼓猶之秋獮辨旗物之用有軍吏載旗及百官載旟之等亦不與司常所建同蓋司常亦至大閱始贊司馬頒之也不明其故必以春蒐秋獮之鼓鐸旗物通諸大閱多方曲解而卒莫能合也

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此以行軍之際恒有露宿而暮夜防患亦不得不預習於素故因夏苗而教以茇舍辨號名之用以習夜事

茇舍猶言草舍詩召伯所茇左傳晉大夫茇舍從之皆謂露宿而草止也但所謂帥以門名等不知若何爲之鄭注云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被之以備死事此殆卽通典所云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者此隋大業征遼時所立法然所謂夜事亦謂其有間諜或焚刼之類所當警備豈必專慮其死之無別以此辨之哉王氏與之謂茇舍之教乃下寨法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徽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備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此所云

覘鄭爲密但以爲夜事非夜戰則亦未盡夫夜三鼜以號戒與懸壺以序衆㯞者原警備其有非常意外之事不但譏察姦慝則或寇盜驟起豈容無備是因有夜戰而備死事亦是一義且暮夜之時徽識恐未能遽别則號名之用當兼以口相傳管子所云夜戰聲相聞者正夜事之妙用葢徽識以習其目傳呼以習其耳二者固不可缺一也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六

候官　林喬蔭　學

朝聘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是隨時而異其名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又隨事而異其義今儀禮僅存覲禮一篇其朝宗遇三者久已不見唯曲禮有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以此知爲朝覲

之別而已鄭注以爲夏宗依春冬遇依秋雖未見所據然諸經傳之文多言朝覲不及宗遇意或然也至朝覲二禮本別而散文則通曰朝故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又玉藻稱諸侯裨冕以朝而覲禮載侯氏裨冕是其文之可通也但其行禮之異旣見曲禮而先儒又皆以爲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覲則摯享皆受之於廟覲不下堂朝有迎賓之節固未嘗混而無別乃敖君善因朝覲有互通之文遂以覲禮一篇爲同姓大國入覲於王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言不合而萬充宗作周官辨非則又直謂只有朝覲無宗遇

而朝覲亦是一日並行先朝後覲不分春秋據覲禮所云乘墨車載龍旗弧韣乃朝卽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及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者葢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於宁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自天子負斧依以下乃行覲禮然考禮於受舍時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而此乃朝之下不著東面西面之文亦未見天子當宁之位安得以曲禮之朝當之且亦並無天子由朝入廟之節則始末只是一禮而已不得謂朝覲並行況此篇之文以至郊始以賜車服終而自郊勞以前及後之饗禮乃歸文皆簡畧不具則其

詳或別具於朝禮固未可知今禮經亡佚者多奈何以所
未見遂指爲本無是禮哉
尙書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大行人所云侯服歲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
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者不合於是據書者疑禮之作
僞於劉歆據禮者疑書之作僞於梅賾然孔穎達書疏有
云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
應是周禮之法又左傳疏云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
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尙書六年一朝尙書何必違禮則
二經所說當必有可通者矣但孔氏之所以通之者則取

左氏昭十三年傳叔向之言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以爲說左氏者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大行人所云見者皆云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

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孔氏之爲此說固詳核矣然考其實則殊不然蓋書言六年五服一朝非會也言又六年王乃時巡非盟也今以叔向之言盟會當之而彼明有閒朝再朝之語則朝之非會必矣以閒朝爲三年一朝三代亦並無此制且大宗伯所云春見夏見秋見冬見時見殷見皆指諸侯親見天子而言亦不得以遣使聘貢爲說況叔向明言明王之制使諸侯云云固是諸侯相朝之禮未嘗以此爲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故崔氏直斷爲朝霸主之法

蓋晉爲霸主故叔向舉以爲告所謂間朝者即成十三年傳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本無定期不得以三年限之又安得以證天子之事是則孔疏所述疎而不足據也蘇氏書傳則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然訓一爲畢究非的解以大行人所言計之六年之中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一朝者唯采衛要三服耳或以大行人之下文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鄭注以歲爲巡守之明歲則侯服之歲一見亦是巡守之明年爲第一年二歲爲第二年以至六歲爲第六年非每一年每二年每六年也

然據此則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不當云歲一見二歲一見況經之凡言歲皆是每歲無以第一歲言者竊嘗反覆深求乃知經旨本自了然特因諸儒誤解遂致二經之義格不可通耳按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此卽大行人之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之六歲一見也葢此六服之道里遠近有差故旣以年歲節其疏數卽其當來之歲而或有事於其國或有故於中途不能定時日以期其必至則爲之朝宗覲遇之禮各隨所至之時行之則所云春秋冬夏者卽各服當朝之歲之春秋冬夏也此與尙書所言無涉者也其下卽繼之曰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而大行人則釋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葢時會卽十二年之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王之巡曰時巡故其會曰時會而左傳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卽巡守而會之禮以其當方之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有四方之禁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共國有大刑而王所至之方則皆考制度明黜陟所云發四方之禁者此也此卽書之所言又六年王乃時巡也其殷見曰同則殷者衆也謂衆國同來卽書之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葢侯服每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

服五歲一見皆不能畢集至六歲最遠之要服以是年來而侯甸男采衛五者亦即以是年同來前之分年而來者朝於京師此六歲而殷同則取其道里遠近之均朝於東都之明堂焉以其一歲盡來故書言六年一朝以本年是要服當見之年故書不數要服而止云五服以其非分方而至故禮言以施天下之政不曰四方是則朝覲宗遇者各服每歲分朝之目而時會殷同者六年十二年總朝之綱尙書亦舉其總朝之期言之耳自注疏誤解時會爲諸侯不順將征討而合諸侯殷同爲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六服盡朝故一往轇轕夫諸侯不順本非常事出於不時無

有定期安得反名之爲時會十二年巡守乃古王明制亦無緣有不巡守之時即不巡守而六服盡朝則亦猶六年一朝焉耳乃諸儒旣緣注疏之誤不察時會殷同之義徒就六服之分年而朝者以求與尙書合宜其說雖多而卒不能無窒礙也

朝宗覲遇之禮所接見者一方一服之諸侯故於朝於廟行之會則當方之諸侯畢集同則六服之諸侯皆來故其禮行於明堂記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是也按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釆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與逸周書明堂篇盡同是卽殷同之禮六年總朝於東都之明堂也且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逸周書亦云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雖其以周公踐位固未敢深信而其言六年大朝正與書之六年五服一朝相合葢門內五等之位卽五服之君而門外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卽是要服四塞世告至者卽是蕃國而記言明堂逸書言
宗周實同一地葢明堂建於東都以宗祀文王故東都亦
卽謂之宗周矣

鄭氏注大行人曰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
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氏疏曰或朝春據王城東
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
城北方又鄭氏注大宗伯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
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氏疏曰春東方六服當朝
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
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後儒率

皆從之然春夏秋冬之區以時實非因東南西北之地今以侯服每歲一朝言之其東方者必當朝春設有故而春不得朝其南方者必當宗夏設有故而夏不得宗則將遂已乎否乎況五年之內采服衛服只有一朝而必以其地限其時則或有故不遂必且曠廢數年之久而後至非建國親侯之意也竊謂四方分來之說經無其文其所以立為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制者正因其一時有故尚有三時可來如不能朝春則宗夏可也不能覲秋即遇冬亦可也然則朝覲者禮之正而常故諸經皆言朝覲宗遇者禮之通其變故大宗伯著其目而諸經皆不見其文即周禮他

官亦但曰朝覲而已不及宗遇也

覲禮天子負斧依鄭注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明天子先在堂上不迎諸侯故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蓋君尊臣卑分宜然也然周官大行人職則云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與不下堂之文不合又覲禮侯氏乘墨車以朝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

王門鄭注偏駕指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等謂駕之與王同者不入王門則朝時不乘此車明矣而巾車官大行人職又云上公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伯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子男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明是乘金路象路革路等車若非命車何以有樊纓九就七就五就之等是亦與覲禮異者鄭氏注曲禮當依當宁之文謂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之崔氏因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

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旣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君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摯而入應門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然經但云當宁而立而未嘗有出迎之語則安見其迎且又安見其但迎公自侯以下隨入不別迎者故熊安生賈公彥孔穎達之說皆謂覲禮不下堂固無迎法卽春夏受摯於朝之時亦無迎法唯行朝之後三享在廟是時天子親迎諸侯亦並得申上服故亦乘金路等之命車以朝時正君臣之位享則稍殺乃申賓主之義然據其

説亦只宜於春朝之享得迎若覲則受摯受享皆無迎法又何以齊僕之職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者乃並朝覲宗遇言之哉今案不下堂專指覲禮勿所謂負斧依者朝則正是下堂而見曲禮言當宁宁在門屏之間無論爲廟爲朝皆已下堂而始至其地也然只下堂而已不必有所送迎也至於送迎則又不止於下堂據齊僕職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所謂朝覲宗遇饗食者以朝覲宗遇之饗食言之也謂於朝覲宗遇之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是時畧君臣之分致賓主之情所以有送迎之節而大行人所記

朝位之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與諸侯所乘車有樊纓九就七就五就等皆是此時之事與朝覲宗遇正禮無與其不專言饗食而加以朝覲宗遇者以別於凡賓客之饗食也惟其爲朝覲後饗食之事非朝覲之正禮故曲禮於朝覲之別只著當依當宁之文固未嘗及送逆之節即覲禮備陳覲事而此亦不見以其該於饗禮乃歸之內矣諸儒誤以送逆即是下堂遂紛紛求之於朝與覲之異又求之於受摯與受享之差俱於經無明據唯賈氏疏齊僕知此因朝宗覲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最爲明確而又云饗食迎賓與受享同疏祇處亦皆

以春朝受享爲言則仍殽亂而無定也

鄭康成言朝覲之別謂覲之受摯受享皆在於廟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今按古人大禮皆行之於廟中蓋臨之以祖宗之義即諸侯之相朝相聘無不廟受者豈受諸侯之朝其禮反輕乎若如鄭說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夫內朝之地爲天子每日常朝羣臣之地今以諸侯來朝禮僅等於常朝已疑其褻況受摯重於受享豈禮之重者只在朝而禮之殺者反在廟且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未嘗別白其爲朝爲覲則是朝與覲皆於廟中行事明矣原鄭之

所以謂受摯於朝者直因曲禮有當宁而見曰朝之語據衛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是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以內朝之地實之孔疏遂亦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若然是卽所謂治朝矣要夫朝士之所掌何以不見諸侯之儀位與其等乎不知宁者門屏之間之名路門之外有宁廟門之外亦有之據覲禮侯氏內祖告聽事天子辭之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明是廟門之外亦樹有屏則當此門屏之間見之亦卽所謂當宁豈必路門外始有宁哉然則朝與覲之受摯受享皆在於廟其所以別而謂之朝者直由當宁之與當依不

同耳盎覲禮專主於尊故不下堂而見朝則有親之之意故下堂而出至宁其謂之朝者以與日朝羣臣之禮無殊何則日朝羣臣之禮天子出至宁南鄉而立孤卿大夫分東西面朝於是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還揖門左揖門右而退今此亦出至宁南鄉立諸公諸侯分東西朝於是司儀詔王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倣於常朝之所爲故曰朝若覲則不唯不下堂亦無揖禮此其別矣

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注云受舍於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宗人

受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疏云春夏受摯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摯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旣受覲於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卽聘禮記宗人受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今按經文明言受舍於朝則安得以廟門外之地當之且周官掌舍掌次明分二官則舍者屋館之類次者帷幕之類亦安得卽以次

當舍況如注疏之說直是爲次於廟門之外則不過帷幕而已下文乃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豈亦卽在此次中行禮乎且既受次於廟門外何以下文又云乘墨車乃朝豈自次至廟門咫尺之地尚煩乘車乎竊謂受舍卽上文賜舍之事自天子言爲賜自諸侯言受因上文言天子賜舍卽述天子之命詞曰伯父女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則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因卽連及天子使大夫戒日乃復言諸侯受舍之事是補敘之文法故以諸侯前朝提起前朝云者未朝之前到日以後皆是非必朝之前一日也蓋自郊勞之後侯氏從使者至朝是時天子卽下賜舍

之命諸侯亦卽以是時受所賜之舍於朝再拜稽首而儐
致命者以束帛乘馬並於朝行之故經於拜與儐皆不著
其所在之地及送迎之節也惟是上文所言拜之與儐固
卽受舍之禮而未及其在朝之位且上言侯氏只是一人
而未及同時並來者故於此補敘其位次見有同異姓之
別則下之釋幣於禰固是卽此舍中行之而壘車亦卽自
舍適朝所乘耳舍固不在廟門外亦並非次鄭注既誤賈
疏復別爲春夏受享次在大門外覲遇則次在廟門外立
爲內次外次之名皆非經之所有者而後儒相沿遂並以
受舍與賜舍截然兩事反疑上文所言賜舍之鈌畧如敖

氏注謂侯氏再拜稽首不著其所是於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又謂侯氏之於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畧總由不知賜舍受舍同是一事亦同在朝耳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尙書周禮皆不合鄭氏謂晉文霸時所制蓋據昭三年左傳子太叔之言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然此是言諸侯相朝之法與朝天子無與而王制直云諸侯之於天子則非文襄之制可知蓋漢文帝用辛垣平之言議巡狩封禪是時博士諸生當諸經未

盡行世徒綴緝舊聞增損往法作爲此書爲一王之制不必與三代盡合固未可執此以疑諸經矣

諸侯相朝之制據小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則其有常期而相朝者唯繼世嗣位之初一行而已其他則本無定期故左氏成十三年傳御至日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昭十二年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間朝以講禮謂之間則無期可知東遷以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而諸侯以强弱相制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觀宣公於齊十年而朝之者五襄公於晉八年而朝之者三如是其僕僕也乃左氏習於衰世之

政亦以爲禮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又以諸侯五年再相朝爲古制豈邦交之舊典哉蓋其疏數之期一出於霸主之令襄八年如晉傳謂其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而子太叔述文襄之霸以三年而聘五年而朝爲不煩諸侯而稱述之則春秋之事不可以證周初之典明矣

王制之言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本之聘義卽小行人諸侯邦交之禮按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鄭氏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五年一朝乃是襲文襄霸時之制若魯語所言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注引唐尚書云

先王謂堯是也葢唯唐虞之制五年一巡狩羣后四朝周
則直是六年一同十二年一會無五年四王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
伯所謂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
爲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
於天子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以其行於
春秋二時故爲時事左傳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韓
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然遣使之禮謂
之入貢謂之獻功而總曰時事不得以聘問爲辭何者聘

問上之所以交乎下與敵者相爲往還之禮也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諸侯之慝其曰以結好以除慝皆是就天子遣使於諸侯言之且大行人之文又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而小行人職則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省頫聘問臣之禮也明分爲上下一往一來之別則安得以遣使於天子爲聘頫哉春秋之世王室淩夷隱桓莊之時天子來聘者五來賵者一來求者二來錫命者一而魯公不聞朝覲亦絕未遣一介之使修職貢之常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主覇始兩朝於王所而明年王

又使宰周公來聘於是三十年始命公子遂如京師然於入貢獻功之典久廢不講直以爲報聘之常而已至宣公之世王且使來徵聘王綱之不振如此故左氏據其事實以聘言之然觀韓宣子所云歸時事於宰旅而王美之以爲韓氏必昌辭不失舊則諸侯於天子言聘非舊可知矣乃鄭氏因周末之失有諸侯遣使聘天子之事於禮之時聘殷頫皆以爲諸侯使人於天子又撰爲時聘小禮使大夫殷頫大禮使卿之典不知小聘曰問使大夫本出儀禮聘禮是諸侯邦交之事以此推之則天子於諸侯或時聘遣大夫殷頫遣卿亦未可知必無諸侯事天子與敵者無

與之理而或者又疑諸侯朝覲之外無遣使於天子之事則亦非是小行人所云入貢獻功四方之使者固一歲兩至王庭矣

先儒所以謂時聘殷頫爲諸侯使人於天子非天子使人於諸侯者祇因大宗伯以此二事列於賓禮而大行人又有大賓大客之分大賓是諸侯自來則大客必是諸侯遣人來聘若非指此聘頫遂無所謂大客故爲此說不知諸侯有獻功入貢之使者王重其事而親受之豈不足以當大客者況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問與視施於至尊固已名不正而言不順且小行人明言存省頫聘問臣之禮也

五者並舉直是一類之事故得總目之爲臣禮如先儒說

存頫省三者是天子使臣於諸侯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

於天子既所使之人不同卽所爲使之人亦異經文何不

別白言之顧牽混乃爾況卽如其說亦是頫聘二者爲諸

侯遣使而天子之於諸侯大行人明有間問以諭志之語

何不曰存省問頫聘夫存省頫問既皆天子待諸侯之禮

所有則諸侯之於天子只有一聘又何不可曰存頫省問

四者天子使臣撫邦國聘者諸侯使臣聘天子乎此則稱

名之際彼此可以出入經文尤宜別白而不應牽混者也

且大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諸侯之慝而

典瑞職則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惟
此二事是天子遣使於諸侯故使者之出使卽執此二種
之圭以致王命爲符信而掌之於王官典瑞若𥙷結好除
慝並是諸侯遣使於天子則不應以王朝之官掌之如鄭
康成說諸侯使大夫來聘旣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
事則是平日此二圭掌之典瑞侯諸侯之使者至乃出此
二圭令使者執以命事然則使者來時何所執以爲符信
而知其爲時聘爲殷頫爲結好爲除慝者且旣命事後此
圭仍還之典瑞抑使者竟携歸其國乎夫經文本明順而
解之其義自見如此結好除慝旣爲聘頫之義而琬琰二

圭又即結好除慝之所用與珍圭牙璋穀圭等並掌諸王
官明是天子之物遣使則付之以爲信使歸則執以反命
而小行人所云存頫省聘覜臣之禮也亦明是言此五者
是君所以待臣之禮對上朝覲宗遇會同六者是臣所以
事君之禮文義了然曲爲之說反滋支節矣由此推之中
庸言朝聘以時亦是一君禮一臣禮朝者諸侯朝於天子
即朝覲宗遇會同以朝統之聘者天子聘於諸侯即存頫
省聘問以聘統之一往一來故下即申之曰厚往而薄來
往即天子遣使於諸侯厚者厚其聘幣也來即諸侯來朝
於天子薄者薄其貢物也朱子之注亦因王制及鄭氏說

所誤耳

小行人職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賈疏謂大客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小客蕃國諸侯之使臣蔡宸錫則謂大客孤卿小客大夫士今案本職言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大客卽諸侯所遣入貢獻功之使者惟王必親受故小行人爲之擯小客則非入貢獻功來者如春秋公孫敖之弔喪叔孫得臣叔鞅之會葬之類王不親受故小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非以國分大小亦非以使者之爵分大小也

周官司儀云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鄭司農注謂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鄭康成則謂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是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原後鄭所以不從先鄭之意以禮是禮賓諸侯相朝將幣事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獻賓是爲禮賓乃主人待賓之隆禮故賓當拜謝之其繼主君若如先鄭之說則主人之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據聘禮郊勞致館等皆儐彼兩臣

有儐此兩君亦當有儐故謂之儐主君今案聘禮云明日賓拜於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既言賓拜於朝又言拜饔與餼則先之拜於朝非卽拜饔餼可知蓋亦拜主人非日之禮賓卽所謂拜禮者此後鄭是而先鄭非也若繼主君之義則二鄭皆誤復主人之禮費是何名目是何儀節固於經無所依據儐禮雖於經有之然其禮乃所以待主人之使者聘禮之郊勞歸饔餼皆主君不親行而使卿致命故聘賓卽於其時儐之以束錦覲禮侯氏於郊勞賜舍賜車服亦儐使者今兩君相朝郊勞致館致饔餼皆主君親其事安得以待主人之使者之禮待主人且儐又何以

謂之繼哉竊謂經文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卽承上拜
禮拜饔餼拜饔食而言猶聘禮之賓卿也於主君非敵體
故其拜此三禮皆於朝而主君則以其爲賓不敢受之於
朝等於己國之臣故直不見而使人受記所謂凡賓拜於
朝訝受之是也此兩君相見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饔食於
朝於廟雖無明文不可知然以義揆之亦當於廟而主君
無不見而使人受之理則亦當有交擯車逆車送諸儀且
聘禮禮賓有禮幣致饔餼有致幣饔食有酬幣有侑幣兩
君相見禮隆於聘則其所將於三者之幣所爲玉帛皮馬
之類亦必視聘爲隆賓於拜謝時所將之幣必與之相稱

故曰如主國之禮不但曰如將幣之儀也然此既卽言賓拜謝之禮則亦曰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饔食如主國之禮足矣而必曰賓繼主君何哉盖聘禮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饔食俱于明日則此亦當然於禮賓歸饔餼之明日拜禮及饔餼于饔食之明日拜饔食繼者踵事之詞謂主君致此三禮之明日賓卽踵主君之後而行之以見禮無不答且不敢稽緩之意而鄭氏反謂賓將去之時始行拜謝抑又誤矣夫聘禮之賓三拜乘禽于朝遂行者以禮賓饔餼饔食固先已拜之也今鄭氏旣知三禮爲禮之重者則又安得遲至瀕行始拜哉

司儀職言諸公相爲賓之禮於將幣事畢云賓亦如之鄭注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今案儐與禮賓事異郎禮亦非上於下之稱聘禮之儐郊勞者以束錦乘皮儐饔餼者以束錦乘馬覲禮之儐郊勞賜舍賜車服皆以束帛乘馬如是而已禮則用醴以獻有徹几改筵酌獻薦祭諸儀故其字亦通作醴此兩君相見灌用鬱鬯雖無籩豆之薦然視專用幣帛皮馬者迥異且聘禮冠禮昏禮主人於賓行正禮畢卽皆請禮賓是敵者固嘗稱爲禮矣安得徒據大行人有王禮再祼而酢之語遂謂專屬於上之待下哉況儐亦並非敵者之稱覲聘覲二

者之儐皆以郊勞等事主君不親行遣使致命則賓以此禮待之葢是賓勞主人使者之禮今兩君親與爲禮來朝之君非致命之使其禮之又安得謂儐之乎少牢饋食禮之儐尸亦以尸于祭者爲子行燕飲以勞之觀于尸出主人拜送尸不顧猶之聘賓出主君拜送賓不顧明非敵禮也然則此所云賓亦如之者疑賓字之上脫一禮字雖儐亦是賓待之義然未敢謂禮賓之卽儐也

周官司儀言爲擯有交擯旅擯二法交擯者謂若賓是公至門外直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其介九人立賓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列主君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五人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主之末擯

與賓之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則主君先傳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至上介以達於賓賓荅辭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復相次而上傳至於主人此交之義也旅擯者其擯介陳列亦如上法陳竟則上擯入向主人前受命出門南面遥揖賓使前上擯漸南行至末擯間西面賓亦進而北行至末介間東面俱立定乃揖而請事入告主人是但陳列其人而不以次傳命旅者陳也鄭氏於覲禮嗇夫承命告於天子之文注云嗇夫葢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

而上上擯以告天子是卽交擯之法今案司儀惟兩君相見用交擯若兩君之臣相爲國客雖屬敵體亦只用旅擯不交觀聘禮異邦之臣於異邦之君猶不交擯矧諸侯入覲於天子而得同兩君相見者且本文亦只見嗇夫承命告於天子而已又焉見其以次相傳乎況交擯必以車迎今覲禮不下堂則天子並無出門迎賓之節尤足證其無交擯之事原鄭之所以著此者以司儀之文有云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視小國之君是天子與小國諸侯亦有交擯此見賈疏不知其有交擯者是因朝覲而行饗食此時正禮既畢乃畧君臣之分而講賓主之歡於是

有送迎之節故有當軹當疾當衡之位有建當樊纓之車則亦有交擯之事若正當朝覲之時侯氏方且肉袒請刑君純乎君臣純乎臣安得遽以賓禮自處乎且正當朝覲行禮時不唯無交擯法亦不旅擯葢旅擯賓主之擯介並陳兩君之臣相爲國客敵者之禮則然今正當行覲明君臣之分故經之所載嗇夫旣承命告於天子天子有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語侯氏卽入於是而擯者謁擯者延升只見天子之擯不見侯氏之介是於造朝時嗇夫承命卽親承侯氏之命介不與於其間入門時亦侯氏自入而介不隨入葢此篇專言覲之正禮直主辨分天澤之義凜

然故郊勞之時侯氏卽出迎於帷門之外無所爲出請及賜車服亦使至而侯氏出迎不見請事之文自始至終介皆不與以賓之於主有介以傳命臣之於君不得以賓自處直至因朝覲旣畢而行饗食於是侯氏乃成其爲賓始用介以與擯接故覲禮一篇直稱侯氏而不目之爲賓也不然旣有九介七介五介之等何所用之若與侯氏俱入宜同聘禮之文曰介皆入若不入而在門外則亦有其所立之位何以經不一見乎哉

鄭氏言諸侯覲於天子得有交擯之禮者以周官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又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爲

承而擯宗伯卿而行人大夫一爲上擯一爲承擯今覲禮
乃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意嗇夫是士只宜爲末擯不得
卽以侯氏之命告於天子則必承命於侯氏之下介由是
以次相傳至上擯乃達天子是卽交擯之法今案本文言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而下文別言擯者謁則嗇夫非卽擯
者可知此如聘禮先言擯者出請事又言大夫納賓亦擯
者是擯者大夫別是大夫若以爲擯者卽大夫則下文言
擯者入告出辭玉卽繼之曰納賓前之納賓何不直稱擯
者而必別之曰大夫明前之請事者擯納賓者大夫後之
請事與納賓皆擯者也惟是嗇夫之名不見於周官故鄭

氏疑為司空之屬其秩之大小不可知但非擯者則何必其承命須由下而上乎若敖氏直以為大夫之誤恐亦臆說嗇之與大夫字形固不相近而夏書允征篇明有嗇夫馳之語則周之前已有此官名矣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鄭注云古文曰迎於門外此或古文之偶脫一字耳敖氏遂謂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之徵當以古文為正今案聘歸饔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大夫出賓送於外門外及君使卿還玉賓亦皮弁迎於外門外此皆舍也而皆有二門則何疑於覲禮敖氏徒見

聘禮之郊勞賓迎於舍門之外遂以爲舍只一門不知郊
勞之舍在郊或只一門此賓舍在國中固不同也
聘禮言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
於館受禮不受饗食鄭注受禮謂受饔餼案此說非是饔
餼與饗食謂之歸禮不直謂之禮上文言遭主國君薨之
禮所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也此禮字指禮賓
言聘時行正禮畢賓請覿主人辭先請禮賓用醴而薦脯
醢佐以庭實其字因通作醴下文記所云禮不拜至者是
鄭注曰今文禮爲醴故昏冠二禮於禮賓皆作醴賓從今
文也此經則仍存古文作禮唯主國君薨乃不禮賓若聘

君薨而赴未至則主人國請禮賓而賓亦受其禮觀下文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君不見注雖僅以有疾若他故言實則遭主國之喪主君亦不見而將命於大夫所云不禮卽經中所云不禮賓彼不禮賓謂之不禮則此之受禮爲受其禮賓明矣且下文言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則此之所不受者亦唯饗食於饔餼之受不言又可知矣